



晏子春秋卷之二目錄

內篇

以後同上

莊公

問威服天下

問伐晉

景公

問伐魯

問伐釐所當賞

問聖王之行

問欲善齊國之政

問欲繼桓公之成霸業問莒魯先亡

問治國何患

問欲令祝史求福



問古盛君之行

問謀得事成何術

問善為國家者何如

問君臣之道難易

問天下所以存亡

問君子所行曷若

問賢君治國

問明王教民

問忠臣事君

問忠臣之行

問佞人事君

問聖人不得意

問古者不危弱

問古之任人

問古者離散其民

問和臣親下

問得賢之道

問臣之報君

問臨國蒞民

問為政何患

問何修比先王之遊

問桓公何以致霸

問逮桓公之後

問廉政而長久

問為臣之道

問賢不肖

問富民安眾

問國安如何

問諸侯孰危

吳王

問處去

問保威彊

魯昭公

問事回曲之君

問安國衆民

問魯一國迷

晉平公

問先君得衆若何

問齊君德行高下

晉叔向

問齊國

問何以待衰齊

問正士邪人之行

問事君

問處亂世

問意行高厚

問嗇吝愛

問君子之大義

問傲世樂業

問人何若則榮

問人何以保身

曾子

問成行義

梁丘據

問三君不同心

栢常騫

問道身無滅廢

晏子春秋卷之二

內篇 問上

莊公

問威當世服天下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

禁暴國之邪逆，悞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其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問伐晉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

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得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其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篡逐，群公及慶氏亡。

景公

○問伐魯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

晏子春秋卷二
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歛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問所當賞

景公伐麇。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麇。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麇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問王行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悅。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

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
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
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
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
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
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于諸侯勞苦

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
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敎曰請卑辭重幣以悅于諸侯輕
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
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
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為己為人
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在為人而
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
矣

○問善國政于霸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
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
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
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
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
之所失于下實墜於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
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不給則隰朋
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修民
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
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
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
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
昨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問成霸業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桓公事保義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翼州吳越受令荆楚懣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山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桓公事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

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于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諛諛使民若不勝藉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穀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矣而公不

晏子春秋卷二
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問莒魯先亡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安上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

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交小國，而不服于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篚之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問治國何患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途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噐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噐而入且酤公酒狗

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雍國安得無患乎

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

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問令祝史求福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瑋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

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偏山林節飲食
無多畋漁以無偏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
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
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多畋漁
以偏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
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
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
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
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

後衰

問君行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
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
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
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
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
中於法廢罪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

晏子春秋卷二
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
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
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
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
在于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
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
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問謀得事成何術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
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
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于下
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
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
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
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
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
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

晏子春秋 卷二
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
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
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
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
身也

問為國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
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與賢官能則
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

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
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
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
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
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
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
可乎

問尊榮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

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歛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信也

問存亡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鹿茸學者誑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踈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餒修

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問常行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不敢以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竒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問治國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欲從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歲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問教民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

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求所以於下者不務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問事君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敘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問臣行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

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
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
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
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
也

問佞人事君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不至也
明言行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
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逼爾而陰為之與

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
以偽廉求上來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
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恠乎財薄乎施求
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
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
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
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
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問不得意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
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歛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
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
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
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
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
天藉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
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
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

之得意也

問君民用國危弱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
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修
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滅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
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明而不危用國
而不弱也

問任人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太畧也

問民離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無賤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諛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為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德難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問和臣親下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

馬使適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負其家無信諛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于藉歛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諸焉

問得賢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問臣報君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問臨國蒞民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患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問為政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問何修比先王之遊

景公出遊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量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返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

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
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民之數吏所委
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
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問桓公何以致霸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
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
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
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
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
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
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
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
焉

問桓公之後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
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諛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問廉政而長久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

問為臣之道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授祿不為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為私邑賢質之士不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問賢不肖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問富民安衆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問國安如何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愈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民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問諸侯孰危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吳王

問處去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道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于末朝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

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
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
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
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
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
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
國之位

問保威強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
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
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
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
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
不悅曰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
而行遂不復見

魯昭公

問事回曲之君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烏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烏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烏鎡然不滿退託于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問魯一國迷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適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適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濟之薜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

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問安國衆民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大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歛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晉平公

問先君得衆若何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静處樂節飲食

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問齊君德行高下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晉叔向

問齊國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

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
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
之市履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
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
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
其愛人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其伯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
吾公室亦季世也鶩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
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

聞公命如逃寇讎欒卻晉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
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惰憂公室之卑
其何日之有諛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曰不
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
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
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問何以待衰齊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

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違則退不以
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
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
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
謂歟

問正士邪人之行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

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
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
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
於國故用于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
疑其身用於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
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
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
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
世不任于上則輕議不薦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

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償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問事君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

次也盡力守職不急奉官從上不敢隨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及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第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

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亞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問處亂世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

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問意行高厚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問嗇吝愛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

君子之道各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
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
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
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愛吝者小人之行也

問君子之大義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
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盍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
不銓刻廉而不劓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
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

子之大義也

問傲世樂業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
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
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以則不可以正則曲
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
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
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
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

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問人何若則榮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問人何以保身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

問可成行義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

問三君不同心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栢常騫

問道身無滅廢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

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
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
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
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
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
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
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之二終

